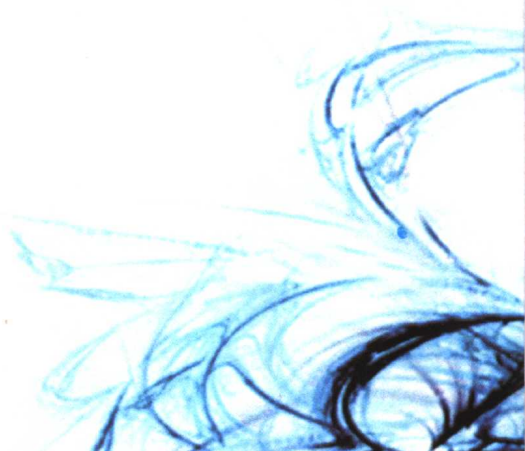


那金枝

路三歌 著



那 金 枝

路三歌◆著



華藝出版社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金枝/路三歌著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2006. 1
ISBN 7-80142-775-0

I. 那... II. 路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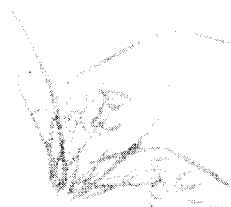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2633 号

那金枝

作 者: 路三歌
责任编辑: 黑薇薇 刘方
插图摄影: 任文强
出 版: 华艺出版社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
电 话: (010) 82885151
传 真: (010) 82884314
印 刷: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1/16
字 数: 200 千字
印 张: 15.75 印张
版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7-80142-775-0/I · 352
定 价: 25.00 元



华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华艺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目录

一

◎第壹章

那二爷看着娘俩，忽然想起了他走以后，那个南蛮子陈嘉善会不会来赶她们。知道媳妇没有主意，就对闺女说，陈嘉善这兔崽子，还惦记着咱家这个院子。

金枝抹了一把眼泪，站起来出门，从厨房提回一把菜刀来，在那二爷跟前往桌子上一拍，说，他敢！

四七

◎第貳章

钮四爷也看到了报纸，知道要坏事，整天坐卧不安的，这时候看见球子跑来，心里说，终于来了。

球子气喘吁吁地说，四爷，陈老板把那二奶奶家给砸啦！

六七

◎第叁章

正想着，假小云儿那金枝走进来，一看眼前的情景，惊呆了：太师椅上坐着一个大黑胖子，秃头，一脸横肉。腿上骑着一个黄毛妖精，看不见脸，只见两条光腿，上面也长着黄毛。这哪里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大英雄，不就是一只野兽吗？！金枝只觉两眼一花，就晕了过去。

八五

◎第肆章

巩翰林说，行，行，我去说话，不过我也要你帮助我办一件事——

什么事？

你把那金枝帮助给我介绍过来？

“八戒胖”立刻吃了醋，说，你说什么？！你惦记着她，你不要命了？她老公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呢！

◎第五章

金枝这个动作，倒把准备对金枝犯坏的巩翰林给难住了。眼前的金枝，是这么纯洁、柔弱、美丽，不是他当初想像的那样，是个放荡不羁的军阀婊子，而是一个对老秦这样的好人有真挚感情的女人。看得出来，她现在孤独无助，自己现在乘人之危，不是有点儿缺德吗？

巩翰林准备拥抱金枝的胳膊放了下来，只是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，说，那小姐，坚强点。

◎第六章

过了一会儿，“一枝笔”觉得时间差不多了，又喝了一口酒，自言自语道，那金枝，你的时候到了！然后就出了北屋的门，蹑手蹑脚地走到西屋门口，听了听，里面没有动静，轻轻推了一下门，发现门掩着，就悄悄地走了进去，摸着黑到了卧房的门帘前面，挑开帘子，月光下，见金枝裹着被子安静地睡觉，“一枝笔”说了一声“来吧”就扑了上去。

◎第七章

张宗昌下意识地回过头来。金枝又看到士兵里面一支步枪的枪口对着张宗昌的胸膛开了一枪，张宗昌当即倒下。这时候，那个文人刺客扔下手枪，跳着脚，对周围的人高呼：我是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，为父报仇！现在投案自首！

金枝看到这一切，闭上了眼睛。心想，不管怎么样，自己跟张宗昌纠缠的噩梦，总算结束了。

◎第八章

那金枝有一天晚上做梦，梦见了老爸那二爷。二爷从天国旅游回来了，问金枝小院子还在不在手，金枝说，还在。

金枝问老爷子那二爷，天国好不好玩？

那二爷说，好玩是好玩，就是来了天国，就不能回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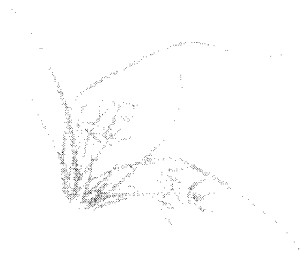
那金枝想想人间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，就对老爷子说，那你还是带我去看看吧。

作者后记

编后记

那金枝

路三歌
作品



第 壹 章

1918年，也就是民国七年，那时候北京城还有城墙呢。内城的城墙是一个小圈，南面还套着一个大半圈。如果你是一只鸟，从天上看北京城，好像一个大洗菜盆子里面泡着一个方方的冬瓜。

在内城南墙的西边，是宣武门，跟东边的崇文门对称，表示皇上治国靠的是枪杆子、笔杆子的意思。门内是政府机关和皇亲国戚、达官显贵的住宅区，门外是商业娱乐区和平民百姓乃至三教九流的住宅区。宣武门、前门、崇文门外一溜儿，特别是前门外，集中了京城主要的商业和娱乐机构，是那个时候的京城CBD^①，虽然行政级别不高，但是银子特别多。

清朝初年，满人主要是当干部，不屑于住到外城CBD来。到了清末，这个规矩也打破了，有些脑袋瓜活泛的满人，也想下海经商，眼睛就从内城移到了外城。

内城西区劈柴胡同^②的那二爷，就不是那种死心眼儿的满人，毅然从内城搬了出来。一出宣武门，他又留恋起内城的往日，不好意思往CBD里面扎得太深。得，干脆，就在宣武门外城楼南根儿，靠东边面向CBD的一面，东河沿胡同住了下来。这地方，往前可以入海，退后可以上山，可谓是一个风水宝地。

那二爷下海干什么呢？他看准了宣武门南面菜市口一带，南方人和南方会馆越来越多，就开了一个南货店，名叫那庄，经营特色食品附带日杂小百货。据那家后代说，当年南货店的常客里面，

^①CBD: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, 中央商务区, 如同今天的北京市朝阳区。(编者注, 全书皆同)

^②现改名为辟才胡同, 位于西单西面太平桥大街附近, 现已扩建成大街。

就有住在菜市口一带的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历史名人。

说是那二爷下海，但是他的脚还在岸上，真正在海水里扑腾的，是那庄的掌柜，名叫陈嘉善。陈掌柜的，他既不是满人，也不是北京人，是个南蛮蛮皮子，浙江绍兴人。他在海里游泳，听着岸上的那二爷指挥。

改民国之前，这南货店买卖旺盛，生意兴隆。东家那二爷，白天在内城西四牌楼的老裕泰茶馆里侃着，晚上到前门广和楼戏园子里听着，夜里在前门八大胡同或者天桥大森里的窑子里睡着，那南货店的事情是什么都不管，到时候就拿钱。掌柜陈嘉善月月报喜，年年报赢，那二爷听着心里高兴，脸上风光。

辛亥年间，皇上很小的年纪，才六岁，就退休了，大清改为民国。菜市口一带的人还是那些人，南货店还是那家南货店，外表上看着顾客出出进进，依然盈门，与过去没有两样，可是到了月底年底，陈嘉善给那二爷报账，都是亏损。

那二爷问，那我还有钱花吗？

陈嘉善说，当然还有。

那二爷说，那不是结了？还跟我废话干什么？

给那二爷的钱还是跟往常一样，一个不少，但是亏空的地方，说好了由陈嘉善想办法借钱垫上。这店一来二去就换了东家，到底换给谁了也说不清，反正南货店那庄改了名字，叫陈村。

这种故事，一个世纪以后在北京城依然发生。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，让我们言归正传，回到那二爷和他的宝贝闺女那金枝的故事里。

那二爷在内城住的时候，那老太爷还活着。老太爷一死，那家兄弟三个就打了起来，要分家。三个大清兄弟争执不下，就邀请东江米巷^①的德华大银行来调解。调解的结果是，那家老宅子很优惠地卖给了德华大银行。分了钱以后，三兄弟各自为政，那老大去了天津的意大利^②，那老三去了上海的法兰西^③。那老二舍不得京城茶馆、澡堂、戏院和窑子，一咬牙一跺脚，在宣武门外东河沿买了一个小院，也算出了内城。

这小院还附带着一个大车店^④，那二爷一家住在小院，大车店，那二爷就当作南货店的库房。南货店刚开张的时候，陈嘉善还是一个北漂青年，在北京没有自己的宅院，那二爷也就让他住在库房里面。

民国之后，南货店从姓那改为姓陈，不过掌柜的陈嘉善依旧给那二爷月月上着供，让那二爷手头有钱花。不久，大车店也归了陈嘉善。又过了不久，陈嘉善又来给那二爷送钱。二爷心想，这小子还真孝敬我，就大大方方地收下。这时候陈嘉善拿出一张纸，让那二爷签个字。

那二爷圈阅完毕，签了字，然后问陈嘉善这文件是什么意思。

陈嘉善说，您这院子只是在这张纸上放在我名下，但是地面上的院子，您老还接着住，冲您抚育我的恩情，我绝对不赶您老人家走。

那二爷鼻子一哼，说，谅你小兔崽子也不敢赶我。

①东江米巷：后改名为东交民巷，在今天安门广场东侧。

②、③均指当时设在天津、上海的意大利、法国租界。

④大车店：接待用大敞车长途运货的车、马、人的旅店或房间。



东交民巷一处建筑

陈嘉善得了那二爷的院子，也真的没有什么动静。

民国七年秋天，那二爷觉得人间的京城已经没有什么可玩的了，决定到天国的京城去旅游，躺在床上，等着天国来人接他走，看着老伴和闺女金枝在床前守着，哭得泪人儿一样。

那金枝是那二爷的独生女，小的时候长得好看，因为好看，又加上老祖那辈还出过西太后，说不准将来也能步其后尘。说来金枝跟老太后也有缘：她十八岁那年，老太后病重，金枝在家也生病，等老太后驾崩^①，金枝的病才好，可惜鼻子眼睛都错了位，换了模样。原来说好的婆家，一见太后驾崩，也不给那家面子，非要退婚。转眼到了现在，金枝都二十八了，还是一个老姑娘，没有人家。

那二爷看着娘俩，忽然想起了他走以后，那个南蛮子陈嘉善会不会来赶她们。知道媳妇没有主意，就对闺女说，陈嘉善这兔崽子，还惦记着咱家这个院子。

金枝抹了一把眼泪，站起来出门，从厨房提回一把菜刀来，在那二爷跟前往桌子上一拍，说，他敢！

那二爷冲着闺女伸了伸大拇指，意思是说，好样儿的！然后两腿一踹，就被天国的导游拉走了。

①帝王死亡称“驾崩”。此处作者用“驾崩”一词，暗示了慈禧的政治角色。

金枝的舅舅钮四爷，帮助金枝办了那二爷的丧事。

丧事才落定没几天，陈嘉善就提着点心匣子来看望那老太太。寒暄了几句话，拿出了那二爷圈阅签字的文件，说，这院子二爷生前就卖给了我，最近我也要娶媳妇，不能老住在大车店，您看您跟小姐什么时候能搬家？

那老太太性情柔弱，没有什么主意，看陈嘉善还真的逼房来了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金枝站在旁边，插话进来：陈老板，您问我们，我还有事儿问您呢！按说这南货店赚钱，东家掌柜的一起赚，要是亏损，也应该东家掌柜的一起亏，怎么我们东家亏损，您掌柜的倒是赚钱呢？南货店归您了，大车店也归您了，我们那家都没有说什么，您还怎么着？你让我们搬走，搬哪儿去呀？你丫头养的^①，还是人嘛？！

陈嘉善连忙哈腰，说，姑奶奶，您可不能这么说，现在是民国了，不是大清，做什么也得依法办事，这里有你家老爷子的签字，白纸黑字，说到哪儿我也是有理，不亏心。

金枝说，你少跟我说这个，到了民国你就不是人了？我们就是不搬，你滚吧！妈，您到这屋来。说着金枝扶着老太太出了北屋，进了西屋。

陈嘉善从北房跟出来，站在院子里面，冲着西屋的窗户继续说，金枝姑娘，我不跟你说，我就跟那老太太说。然后扯高了嗓子喊道，那二奶奶！您今天给个回话儿，不然我就不走！

①丫头养的：北京土语，骂人话，而“丫挺的”一词据说是“丫头养的”讹读。

金枝啪的一声踹开屋门，穿过院子，直奔东屋的厨房。

这时候那老太太也跟出来，推着陈嘉善，说，你快走吧，我闺女要跟你拼命啦！

陈嘉善开头还有点不信，还是站着不走。眼看着金枝举着菜刀从厨房里面冲出来，陈嘉善这时候连忙躲到老太太身后。

那老太太一把抱住闺女，金枝在老妈怀里挣脱着，挥着菜刀。

陈嘉善看金枝真的要玩命，连忙撒丫子^①就跑。只听金枝在身后喊道，孙子！你丫有种的咱们当街练练！

陈老板跑出院门，一拐弯，跑进了自己住的大车店，回身关上院门，靠着大门直喘气，再一摸脖子上的汗，还是凉的。

^①撒丫子：北京方言，撒腿之意，有诙谐意味。

金枝姑娘抡着菜刀把陈老板吓跑，但是那老太太估摸着这事儿还不会完。虽然闺女有股子八旗姑奶奶的厉害劲儿，处处学习着老太后的做派，就是横，但毕竟现在已经变成了民国普通小户人家，孤女寡母的，真到了真刀真枪的时候，一准打不过那帮大老爷们。于是出门，到了胡同口拉车的老杨家，托他儿子小力笨儿^①杨球子跑个腿儿，去天桥找她娘家弟弟钮四爷，赶快过来商量大事。

那老太太娘家姓钮，她弟弟钮四爷才三十来岁，精明能干，尚未娶妻。年轻的时候游手好闲，喜欢谈论国家大事。到了民国，八旗的大锅饭砸了，他就天桥大森里开了一个小饭馆，取名爱晚居。门脸不大，专做给大森里的妓院送外卖的生意。

京城老红灯区，前门外八大胡同街面太窄，民国以后，洋车汽车多了，胡同里转悠不开，因此前门大街正南，过了八大胡同再往南，天桥大森里一带，兴起了一片新红灯区，跟八大胡同竞争。

球子他爹有意训练球子当马拉松长跑运动员，将来也好继承父业拉洋车，也乐意让他在街上跑，但是家里穷，怕费鞋，球子光着脚，一路小跑来到爱晚居。

这时候，一个小伙计，名叫米子，正挑着三尺小扁担，两头四笼八屉，出了爱晚居，一路小跑着，嘴里吆喝着：借光了，您哪^②！奔向大森里送外卖去了。

光脚球子进门喊道，四爷，那二奶奶请您过去！

四爷正记着账，抬起头来，问，怎么着？出什么事儿啦？

①小力笨儿：北京方言，指一些店铺中的初级学徒。

②您哪：北京土语习惯，把对对方的客气称呼置于句末，加用“哪”为助词。



前门外大街·胡同中的民国时期老客棧

金枝小姐今天跟人动刀子啦，您哪！球子说。

四爷放下毛笔，右手似乎托着一个东西，往上举了举，袖子一抖，说，走！就跟着球子出了门。

在街面上一趔摸，过来了一辆洋车，四爷上了，叫球子也坐上。

球子说，我没穿鞋，脚脏。

四爷拿出几个铜子儿，揣进球子手里。冲着车夫一努嘴，说，宣武门！

洋车起步，加速，向北，奔向了宣武门。